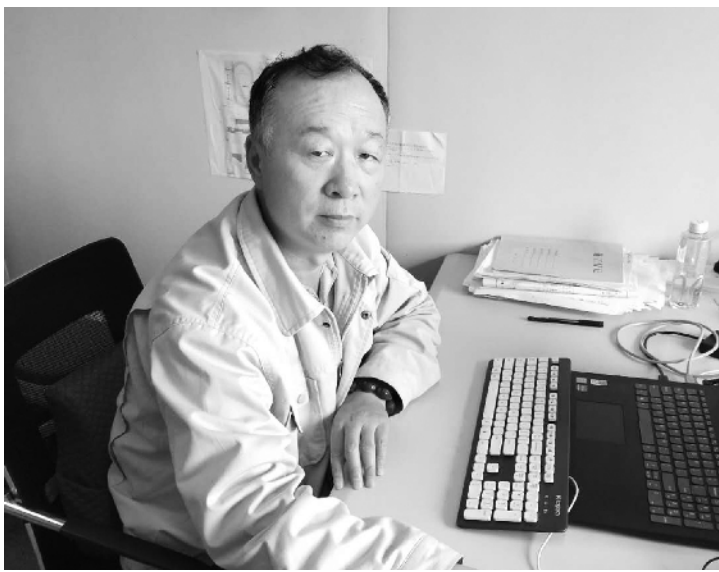


我的严师益友

□刘小平 马宏伟/文 马宏伟/图



北京秘密

这个世界,有一种精神不死

——三访燕南园

史料记载,自清乾隆起,由于清帝常在圆明园设朝听政,官员们要从城里赶来上朝,为了方便他们落脚休息,便把弘雅园作为所谓“文职各衙门堂官的公寓”,嘉庆六年正式改称其为“集贤院”。据侯仁之先生在《燕园史话》中记叙:“集贤院曾一度作为囚禁英法俘虏的地方,相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被释放回去的俘虏,为了进行报复,这才引兵从通州直趋海淀,终使集贤院与圆明园同归于尽。”

民国初年,勺园旧址被燕京大学购得用以作为校园用地,而当时的燕大校园却是以淑春园遗址为主来设计修筑的,勺园遗迹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恢复。20世纪80年代后,北大在勺园故址上修建了留学生楼群,如今,北大党委宣传部等部门也在这里办公。

历史的巧合,令人惊叹:220多年前,由勺园演变而成的弘雅园,因为英国马噶尔尼使团的到来,成为最早接待西方正式使团的食宿场所;而跨越悠悠历史长河,如今的勺园又成了北大校园中专门接待外国学者和留学生的地方。

燕南园的由来

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”对北京大学,世人多半知道未名湖、博雅塔,湖光塔影,美不胜收,而对燕南园却知之少些。其实,更代表北大精神,或者更有“历史”味道的,就是燕南园无疑,因为它有历史,有人文故事。

就在勺园旧址上,后来兴建了燕南园,如今默默藏在北大校园内,与世无争,却是这所学校精神和力量的源泉。

2018年4月初的一天,我们走出北大党委宣传部所在的勺园办公楼,经过一个围栏篮球场,绕过一栋老楼,眼前突然出现几栋老式的房子——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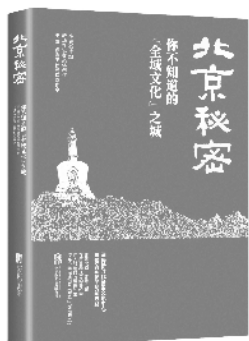
着一道斜坡走上去,就进入燕南园地界。

这里的50号到66号别墅,就是燕南园。在北大党委宣传部部长蒋朗朗的带领下,我们走进这片充满故事和传奇的院落……

一条甬道两侧,坐落着一个个院子、一栋栋小楼,青砖灰瓦,格外安静:一个世纪之前,即1919年前后,北京三所大学——汇文大学、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陆续合并成一所大学,取名燕京大学,而有意思的是,由于汇文大学的英文名字是“Peking University”(“北京大学”),有文章记载:“合并后的学校曾经打算挂出‘北京大学’的牌子,但是这与已经名播天下的‘国立北京大学’几无二致,显然不妥。”

历史是如此的巧合!有谁能想到,30多年后,新中国的教育系统推行高校院系调整,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,北大迁到了原燕大的校址——燕园。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亲自勘察,选定北京西郊一处宽敞的地方,也就是明代米万钟的勺园与清代和坤的淑春园所在地:几经易主,清末时归睿亲王后代所有,因屡经战乱,已经破败不堪,后来民国时期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了这处废园。司徒雷登跑到西安,几番谈判,最后以6万元的价格买下。

(二十九)



李斌 主编

■工友情怀

老周名字叫周世全,是北京建工北安集团总承包项目管理公司的一名电气工长。生活中,他是一个平易近人、和蔼可亲的大叔,对身边的人都关怀得无微不至;在工作上他却极其认真,凡事都亲力亲为、一丝不苟,容不得一点马虎。

说起他对工作的态度和认真,和他共事过的同事都说:“老周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,不论什么事交给他都绝对放心。”记得我刚到总承包项目管理公司工作时,公司安排我到“上海金山新城项目”任电气实习工长。临去之前公司机关的许多人都有对我说:“去了有什么不懂的多问问项目的老周,多跟他学习,他可是我们的标兵!”而到了上海项目和老周在一起工作、接触之后,我才对老周有了更真切、直观的认识。

老周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起床特早,不管前一天晚上忙到多晚,每天早上老周都是起得最早的那个。6点钟起床,7点之前到办公室,天天如此,雷打不动。到了晚上老周也是下班最晚的一个。对于他的这种恪尽职守的工作态度,让我打心底里由衷地敬佩。作为一名工长,施工现场的工作强度相当繁重,技术交底、专业协调、施工过程管控、材料报验、进度节点验收等等都要亲

力亲为,容不得半点马虎,一天下来走两万多步是家常便饭。有人说:“周工,您都50岁了,没必要什么事还这样面面俱到,差不多得了。”但老周却说:“作为工长,这是我的本职工作。”

记得有一回我跟老周一起去工地巡检,老周发现已焊接好的防雷接地工人没有清理焊渣,该预留的电位端子盒的位置也没有按规范预留金属盒,只是用一块泡沫板临时代替,老周非常生气,立即打电话问施工队班长是怎么回事,施工队班长说在别的项目都是这么做的,没有问题。老周听了很生气:“你在别的项目怎么做我不管,但是在这个项目就得按照这个项目的要求和规范来施工。在上海,我们代表的是首都企业,决不能给我们的企业脸上抹黑,你下午马上安排人整改,整改完了通知我验收,以后再被我发现这种情况,直接处罚。”挂了电话后老周告诉我:“像我们做机电安装的,前期的预留预埋是极其重要的,现在马马虎虎,蒙混过关,到后期施工时坑的是我们自己,绝对不能有敷衍了事的心态,不能因为我们的管理疏忽,砸了企业的招牌。”他的一番话让我沉思良久,也让我受益匪浅,我想这就是老周为什么在行业里、在同事们心中口

碑极好的原因吧!

众所周知,建筑企业的施工项目遍布全国各地,去外埠施工甚至去国外施工是家常便饭,大家已经习以为常。由于饮食习惯,我们在上海这个项目都是自己做饭吃,老周因为手艺好便自然成为了我们的“主厨”。一天中,不论多累,回到宿舍他都主动到厨房去给我们准备饭菜,虽然因为时间原因做得很简单,但我们却吃得津津有味,而且是一周的菜谱很少重样。偶尔不忙的时候,老周还给我们做点红烧肉、炒点花生米什么的,几个同事坐在一起喝一点酒,聊聊生活琐事,以解思乡之苦。

有一次,老周接到家里的电话,说是女儿不小心被烫伤了,虽说不严重,但是看得出来他很担心,可是项目上又走不开,他就只好在电话里安慰女儿和爱人。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心肝宝贝,老周又何尝不是呢?可老周在工作和家庭的取舍上却毅然把工作放在了首位,他的爱岗敬业精神让人钦佩、让人感动。

这就是老周,一名在北京建工的普通员工。他是我们年轻人生活中的益友、工作中的严师。他爱岗敬业、无私奉献。他以身作则、追求完美,他是企业最好的名片。



■家庭相册

柴声已远

□沈学文/图

翻弄相册的时候,意外发现一张照片。照片里,爷爷奶奶面对面坐在小凳子上,两个人身着粗布旧衫,双手握着一把工字锯,正来回锯一根粗柴,画面定格在他俩同时朝我微笑的那一刻。我想起来,这是前几年寒假在老家禾场拍的。

乡下,每当年关将近,家家户户都会备些干柴来御寒过冬。粗柴得用木锯锯断,瘦柴得用柴刀劈成碎节,然后才能往厨房里添。那次寒假在老家,看到厨房里的柴快烧没了,我便决定去禾场砍些柴来。我兴致勃勃地抄起地上的一把柴刀,来到一捆瘦柴前,砍断藤蔓,抽出几根瘦柴来,左手扶立在地上,右手学着

砍柴的模样斜朝下砍去。这一砍下去,柴刀像是砸在柴身上,反倒弹了几弹,给我的手震得生疼。还没砍几根柴,手臂就已经酸疼得不行。原本以为很简单的活计,这会儿才突然发觉并非那么容易。

罢了。我又拿起锯子,锯一根捆在木架上的粗柴。照理直往下锯是最省事的,可我锯起来东偏西倒,锯子根本不听使唤,急得我满头冒汗、手心打滑,气得我把锯子一扔。一抬头,看到爷爷奶奶正拉柴回来,他们一瞅我这模样,直望着我笑。奶奶说,“傻孩子,不是这么锯的”。说定要爷爷在对面坐下,两人手里端起锯,吱吱嚓嚓地一来一去,锯

得既敏捷又省力。“下锯的时候锯齿要垂直柴身,力气不能一直绷着,来回要顺势。”奶奶笑着对我说道。随着清脆的咔嚓一声,一根碗口粗的柴就这么轻易地分成两段了。我站在旁边傻看着,惊奇这柴木里头的学问,惊叹爷爷奶奶之间的默契,更感叹乡下农人长年耕作的不易。

平日里,我很少看到爷爷奶奶这样一起“和睦共事”。爷爷生性执拗迟钝,不操心事。而奶奶则心性强,内外躬亲。许多时候,我会看到奶奶站在路口,三回四回地冲对面山上喊爷爷回家吃饭,我会听见深夜坐在厨房打盹的爷爷,被披衣而来的奶奶催促睡觉。还常常看到爷爷试图壮着胆子和奶奶顶嘴,最后两人又一哄而笑的场景。

这样的日子苦乐交织,无休无止地生长在他们苦难的一生里。

可生活从来都难以预料。自那之后没多久,奶奶患了肝癌晚期。临了那几天,爷爷始终守在奄奄一息的奶奶身边,守在那具漆黑的棺木面前,一言不发。后来我再回家,空荡荡的房子里,只剩下爷爷一个人。他再也不碰柴了,没事的时候只是靠墙一个人枯坐着,身边再也没人催他。

后来很长一段时间,我还能清晰听到那根柴发出的咔嚓声。那声音像极了爷爷靠在土墙边独自呜咽的声音,像极了病中的奶奶痛苦哼哧的声音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?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?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?如果有,那就用笔写下来,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